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回 北極朝廷終不改

太空船航速雖快，人在船中卻是一無所覺，四下看去，一切都是靜止的，宇宙彷彿是一幅圖畫。唯一可以感覺到的是太陽變小了，像一盞熾熱的燈泡，燈泡周圍數畝則煥發著圈圍淡淡的極光。這個罩形極光便是太陽風撞擊到磁帆時，輻射線離子化的現象。太空船空間並不大，除了客艙以外，只有一個酒吧舞廳，以及敞露在太空下的甲板。甲板之被稱為甲板，仍是沿襲海輪的習慣，事實上是一個標準的露天茶座。

這裡最大的特色，是空間的自由性，雅座是暗嵌在甲板下的，隨時可以升起；服務機器為管狀延伸式，可以自動將食物飲料等送到客人面前。如果有旅客要舉辦活動，這裡是最佳地點。最妙的還是走道，在電腦的流動空間安排下，只要有人走動，不論人數多寡，就會出現一條條專用人行道，而且不會妨礙其他活動的進行。

由於衣紅等人也不喜歡躲在客艙做夢，甲板區便成了她們與文祥交誼的場所。唯一令文祥煩惱的，是那位卡門先生，他只要看到文祥單身一人，找機會就要湊過來。還有那位傳教士約翰，也是不受歡迎的人物，一旦被他纏上了，便是萬劫不復。

因此，當文祥與衣紅等人在甲板聊天時，大家會讓他背對著走道坐，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。雖然也有人上前搭訕，只因衣紅的那個堅持，人人知難而退。文祥這才知道，沒有電腦也有好處。

太空船啟航後的第三天，正當他們在甲板上閒聊時，只見左非右飛也似地滑到眾人面前，對文祥說：「文祥！主控室有人找你！」

文祥詫道：「主控室找我，怎麼可能？」

左非右聳聳肩，說：「我怎麼知道？電腦通知我來叫你的。」

文祥想起，因為每次到衣紅這裡，都會把文娃關掉。有事要找他，就必須透過第三者了。只是怎麼會是主控室呢？

他馬上向眾人告退，打開了電腦。立時就聽到文娃說：「是千奇建議找你的，主控臺發生故障，程控師在處理時突然發狂，自殺未遂。特遣隊到了以後，千奇說你是編碼師，堅持要你過去幫他們調查。」

文祥問：「這與編碼有什麼關係？」

文娃說：「他和我們磋商過，這件事極為機密，不僅與你的專業有關，還可能涉及將來的發展，我們也希望你能參加。」

主控室在船首中央，可以由甲板直接下去。文祥一邊走，一邊聽文娃說明經過。

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個意外，大概在半個鐘頭前，太空船左弦的一片傳感器，突然被「一粒」隕石擊中。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傳感器的表面積不到一平方公分，外圍還有個保護凹槽，在隕石密度小於億萬分之一的太空中，怎麼可能被擊中？

事後經電腦推算，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，太空隕石擊中傳感器的機率，是旅行一百萬次，才可能發生一次。由於最初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性，當傳感器被擊中時，便將之視為一種超強的感應訊號，根據數據分析，遂誤解為一種「太空磁暴」。

太空磁暴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災害，通常是鄰近有新星誕生，或是白矮星塌陷時，由中心輻射出大量的阿爾發射線，其輻射量往往大於每秒數十萬「雷姆」，超過人體安全劑量約千萬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連太空船都將熔為灰燼，更不用說血肉之軀了。

事不宜遲，電腦立刻下達緊急命令，要在這次經驗中，瞭解事變的原因。遂調集全部電力，把所有可能接收到的有效訊息，傳回地球基地。

此時電腦的執行速度是每秒三萬億個週期，已經是短微波的上限，其執行步驟也高達每秒三百億個。而程式的執行，除了複雜的常識組合外，最多不會超過一千個步驟。也就是說，在不到萬分之一秒的時間，電腦已經前前後後考慮了近千次。

然而，那個訊號非常蹊蹺，在第一次突然傳入後，就再沒有後繼的訊息。這與電腦所知的不符合，太空磁暴是一種持續而猛烈的能量變化，而且整艘太空船必然都籠罩在它的威力下，怎麼會就此消聲匿跡了？

顯然，這是一次故障，電腦仔細地一再檢查，證明了確實不是磁暴。那又是什麼呢？線路故障？不是，訊號錯誤？不是，一時之間電腦也糊塗了，流程無法執行，臨時產生了「當機」現象。這位程控師生平沒有見過電腦當機，以為自己身在夢中，又不能十分確定，以致神思恍惚、手舞腳蹈，一下子重心不穩，一頭撞向電腦。

船長見狀，大驚失色，一邊啟動維生系統，給程式師療傷；一邊急召特遣隊，研究對策。還好這只是幾秒鐘的事，太空船上的電腦又是分工的，很快就有救援系統，電腦又恢復正常了。可是在人的方面，大家討論了一陣子，還是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認為是隕石，有人認為是電腦誤動，只有千奇認定是一個特殊訊號，便建議找文祥來看看。

文祥走到主控室前，滑門自動開啟，這是一個約有一百平方公尺的大艙，正前方是一望無際的太空，左壁上有十來個分割螢幕，將太空中特定的目標，分別放大為倍數不等的影像，顯示在螢幕上。各影像的右下方，還標示著各種數字，使整個面板上的訊息，一目瞭然。

在中央的觀察區，有一排五個座位，座位前面則是電腦操控設備，有各種儀表及螢幕，嚴密監控著每一客艙。在操控臺之後，則是電腦室，幾個人圍在門口，地下躺著一個滿身是血的年輕人，正在接受治療。

千奇見文祥進來了，便向大家一一介紹。黑金剛仍然手持權杖，先與文祥握手道：「難得千奇開口推薦，我倒要瞧瞧是何方神聖！」

文祥連忙說：「是他過獎了，我能力有限，還請多多指教。」

格瑞達早已溜到文祥身後，從頭到腳，又由後至前，仔仔細細地看了個透。她挨著文祥的右肩，一邊死命的聞，一邊興奮地喊：「我願意用十個夜晚打賭，這個人至少一個月之中沒有碰過女人！」

文祥正要解釋，卻感到頸邊發癢，鼻內已鑽進一股難以抗拒的香氣。他心慌意亂，來不及察看，手便下意識地往頸子後面一揮，沒想到這一來，一縷金黃雲絲卻將手指纏住。耳聞一聲嬌呼：「哎喲！現在太早了吧！」

黑金剛正色道：「格瑞達！正事辦完了再鬧。」

格瑞達扭動嬌軀，用力向文祥擦擠了一下，說：「待會見！」

古嚕嚕倒很爽快，過來握握手，沒說話就走開了。

莎莉個子不高，古銅色的皮膚，一臉機靈狀，握著文祥的手，用力捏了兩下：「我是莎莉，咱們慢慢聊。」

魏德曼身材壯碩，足足高出文祥一個頭，他握握手，說聲：「幸會。」便面無表情地走到一旁。

最後是船長勞倫斯，他非常激動，緊緊握住文祥雙手，熱情地說：「太榮幸了！太榮幸了！我船上有這麼多重要的賓客，實在是榮幸之至！」

文祥被這個場面弄糊塗了，自己怎麼成了重要的人物？他只得禮貌地回答：「我叫文祥，請不要客氣。」

千奇說：「文祥先生目前的身份不便透露，還有，這件事解決之後，務請大家保密，否則對未來的任務會有妨害。」

黑金剛也接口說：「我向當局請示過，今天的事件已列入特密專案。所有參加的人員已經到齊，一直要到問題查清了，我們才能歌手。」

格瑞達嬌聲說：「要是查不出來呢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也要查出來！」

千奇說：「據我的判斷，問題出在那個超強的訊號上。」他環顧眾人，繼續說：「我認為這是個訊號，基於兩點理由，一是它沒有能量，二是它留下一個波形記錄。」

百怪說：「別忘了，訊號不可能做定點傳送，怎麼只有一個傳感器接收到？」

千奇說：「我向當局查問過，太空船上的傳感器一共有四千多個，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共振頻率，只有一個與這個訊號的頻率完全符合。只是傳感器接收到的是類比式訊息，但是電腦在接收後，做了處理，把它轉換成數位式。」

格瑞達不耐煩地說：「我們是危機處理專家，誰懂你那套電腦理論？」

千奇說：「這就是要借重文祥先生之處了，他是這裡唯一能處理類比式訊號的專家，他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疑團。」

格瑞達馬上湊近文祥，一手挽進了文祥的胳肢窩：「唷！好恩人，趕快來救救我吧！我的疑團太多了！」

眾人見慣了，對格瑞達的動作視若無睹，只苦了文祥。那一團軟玉溫香，既令他心癢難搔，又讓他厭煩噁心，推也推不掉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

百怪搖頭說：「老怪沒有說清楚，數位式有什麼不對？」

千奇說：「類比式可稱為無限訊號，在任何頻率範圍內，都有無盡的變化。數位式則僅取開及關兩種訊號，將它固定在某些頻率內。」

莎莉插口道：「我懂了，千奇的意思是說，電腦把那個原始信息簡化了，所以不知道是什麼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可是，就算是個電波吧，怎麼知道那確實是一個信號呢？」

千奇清了清嗓子，神情凝重地說：「當然，這只是我的假設。老大，你應該還記得，去年我們在太平洋海溝的遭遇吧？不是和今天很相似嗎？唯一不同的是，當時我們沒有人能分析類比式訊號，無法解開那個謎團。」

黑金剛聽千奇提起痛事，臉色由黑轉白，呆愣了半晌。連格瑞達也收斂起輕狂，緊緊依偎著文祥，一動也不動。

船長一見黑金剛的神色，再看看那幾個方才還趾高氣揚、大言不慚的小組成員，個個面有懼色。想必在那海溝之中，曾發生過慘烈無比的事件。

一時艙內鴉雀無聲，文祥一是不知究裡，兼以格瑞達的體熱直透靈魂深處，心情不免騷動起來了。他的確是很久沒有接近女性了，平日專心工作，倒還能心平性寧。這兩天與衣紅相處，心中已不時泛起陣陣漣漪，他還不願承認是荷爾蒙作祟。現在美人在懷，就算最初很討厭她妖冶的態度，可是這一剎，見她像一隻受傷的小鳥，依偎戰慄，文祥心中也隨著起伏，早就忘卻身在何地了。

船長忍不住打破了岑寂：「各位，那次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黑金剛倒吸了一口氣，他看了看眾人，眼裡噙著淚水，緩緩地說：「那是去年的事，我們這個小組本來有十二位成員，那次我們帶了一百多個深水機器人，到太平洋的東加海溝，準備將熱電樁打入深海溝隙的岩漿中，目的是將熱能轉化為電能，以便降低地殼的溫度，阻止板塊的移動。」

「我們乘坐的是地熱深水潛艇，多年來，這個工作進行得一直很順利。」黑金剛停頓了一下，凝重地望了格瑞達一眼，然後說：「當然，我說順利，是指當時工作的進行而言。根據電腦的計算，每一根熱電樁的距離、深度，都不能有絲毫的誤差……」

格瑞達先是渾身顫抖，又低泣起來，這時已忍不住了。她伏在文祥肩頭，一邊放聲大哭，一邊叫道：「不要說了！是不對！黑老大，你就饒了我吧！」

黑金剛冷靜地說：「格瑞達，妳搞錯了，那件事與妳無關，是我的錯！」

格瑞達說：「不要安慰我，他明明死在我身邊！」

黑金剛長歎一口氣，淚珠汨汨而下：「今天這件事一定要說個清楚，我也忍得太久了。當時真正瞭解內情的，只有千奇和我兩個人。」黑金剛扳過格瑞達的面龐，誠懇地說：「不錯，格瑞達，那時妳正和弗朗克做愛，但是熱電樁是機器人裝設的，所以根本上那些錯誤都與妳無關。我之所以沒有告訴妳，是因為妳實在太隨便了，這個教訓多少還能約束妳一點。這些年來，妳除了這上頭的毛病，別的表现都很令人激賞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妳就忘了吧！」

格瑞達聽了，更是傷心，哭得從文祥身上滑到地上，更在地上翻轉不停。

平日幾個生死置之度外的好漢，這時也都忍不住淌下了英雄淚。

停了一會，黑金剛繼續說：「那時，也是潛艇外突然傳來一個強烈的訊號，由於艇中有最先進的設備，電腦又做了最徹底的檢查，認為只是電路故障。不料，在那以後的幾個小時，所有的機器人都失控了，熱電樁放置錯誤，然後海溝發生爆炸。其他的事，大家都是親身經歷的，就不必多談了。」

千奇接口道：「我之所以提起這件事，是發現當時的狀況和目前有幾點雷同，一是這個超強的訊號，一是這位程控師，他的行為模式和那些失控機器人很相近。此外，還有一點，不知道你們想不想得起來？」千奇停頓了一下，看了眾人一眼，接著說：「我記得那一天是七月七日！」

船長眼睛睜得老大，脫口而出：「就是今天！」

千奇點點頭，說：「至於這三點巧合有什麼意義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以前我是個電訊工程師，我知道有一種技術，可以將無限的信息壓縮在一個類比的音包中。自從數位革命後，類比訊號就落伍了，直到今天，我才想起。如果這真是個類比訊號，又有這麼強大的脈衝，很可能其中有什麼重要的訊息。」

文祥總算瞭解了來龍去脈，可是自己對信息絲毫不懂，又能怎樣呢？不得已，他只好坦白地說：「可是我不懂什麼類比訊號呀！」

千奇道：「你不是編碼專家嗎？」

文祥點點頭。

「你編碼靠什麼訊息？」

「特性觀察。」

「也就是指自然狀況下的特徵，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就是類比訊號！」

「可是那些是實物，你現在說的是波訊呀！」

「你既然能編碼，反過來做就是解碼了！」

文祥這才明白：「你是說，要我解這個波訊的密碼？」

「沒錯！」

文祥面有難色，說：「我從來沒有做過。」

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你就勉為其難吧！」

這時文娃在文祥耳邊說：「我們已經把訊號還原了，果然是類比式的。我們會以各種頻率展開測試，你只要找出編碼特徵就可以了。」

文祥便說：「我是根據視訊做分類的，要看得才行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沒問題，我們可以到電腦室去看。」

這時，那位程控師的情況已經穩定，只是神智仍舊不清。船長先派人把他送回客艙休養，然後將眾人引進電腦室，在千奇分配下，大家開始作業。

電腦室的正中央是一個大型螢光幕，千奇先從電腦記憶體中，調出原始記錄，將它投射在螢幕上。從外觀上看，那只是在三分之一秒內產生的一個振幅極大的正弦波，電腦不斷將頻寬放大，漸漸地，波沿開始有了些微的變化。等放大到三萬億周時，已經是電腦時鐘脈衝的頻寬了，這時波形已經有了重複的特徵。

文祥根據波形的重複關係，找出其中的規律，再根據規律，歸納出組碼的方法。他一再地分析波峰到波谷的資料，從頭到尾，找了又找，比了再比。由於資料量太大，儘管有電腦協助，他估計起碼要五六個小時，才能比對完畢。

黑金剛問：「如果要找到答案，要多久時間？」

文祥想了想，說：「如果知道什麼是答案，或許我可以估算。問題在目前的周期是三萬億，大約有一萬億筆資料，如果再放大，資料量會更大。就以一萬億筆資料來說，每比對一個項目，從頭到尾，大約需要十分鐘……」

黑金剛打岔道：「我只問，根據你的經驗，大概要多久？」

文祥硬著頭皮說：「據我看，如果順利，大概要兩天。」

船長一聽，心急如焚：「兩天？那怎麼辦？」

千奇說：「現在一切都正常了，我想暫時不會有事。」

船長眼淚都要掉下來了：「你們剛剛還說，一年前連探險船都炸了！我們船上有三百多條生命，如果……豈不……」

千奇哈哈笑道：「抱歉，我們沒有說明白，那次是熱電樁放錯了，地熱不平衡，結果海溝崩裂，才發生爆炸。原因在於這個信號破壞了電腦的指令，所以機器人亂了方寸。就像剛才那位程式師，在操作時接收到電腦錯亂的指令，以致神智不清。至於太空船，那是一點危險都沒有的，這點我可以保證。」

百怪半天沒有作聲，這時卻插上一句：「好說，你憑什麼保證？」

黑金剛知道百怪專唱反調，立即正色道：「百怪，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！」

百怪說：「誰在開玩笑？不管這個信號是什麼，我們研究了半天，有沒有人想過，如果這個傳感器真是因共振才接收到訊號，萬一波相雷同，能量會無限放大。那麼，傳感器有沒有被損害？如果有，誰敢說沒有危險？」

船長忙說：「這個不必擔心，剛才電腦已經檢查過，說是沒有問題。」

百怪說：「你這防護罩是採用掃瞄檢查的吧？」

船長說：「當然，不然哪能那樣快？」

船長話剛說完，就聽船上的主機開口說：「百怪說對了，電離罩已嚴重受損。最初我檢查時，因為程式有『疊錯』，一時未能查明，請原諒。現在的情況是，必須派機器人到艙外修補，本船人員素質不足，尚請特遣隊支援。」

黑金剛一聽，知道事態嚴重，忙說：「放心，這事交給我們！」說著，回頭向格瑞達與古嚕嚕說：「你們兩個人就位，一人操縱一台機器人就夠了。」

兩人領命，即時走到控制台上，面前出現了一個立體螢幕。不一會，太空艙的模型影像也浮在螢幕上。就在此時，兩個蜘蛛式的機器人，也已漫步在太空船外殼上。

黑金剛又對莎莉說：「你操縱鏡頭，要穩一點。」莎莉早已就位，把搖桿一拉，太空船的影像放大，船身不斷轉動，片刻之後，眼前蜚金漾銀。再向前移，船體竟有一個精光耀目的小洞，正如爆炸了的彈藥，高速噴發著五彩光芒。

電腦主機說：「我檢查過，大約損失了五萬千瓦時的能量，及時修補應該不會有問題。情況比較嚴重的是，傳感器後方正對著舞廳，目前廳內有近百位賓客，必須即時疏散。我已經廣播，說在各人客艙中播映特別節目，希望大家即時散去，但效果不彰。」

船長一聽，兩腳一軟，竟然癱在地上。黑金剛連忙將他扶起，說：「這不是摔跤的時候，來，我陪你去處理。」同時又向千奇說：「這邊交給你了。」

黑金剛不管船長願不願意，粗壯的胳膊往船長身上一架，船長一腳懸空，跌跌撞撞地跟著黑金剛走出來。黑金剛一面走，一面說：「振作點，沒有什麼好怕的。」

船長早已全身顫抖，連話都說不清楚了：「我有個……美滿的家庭，我……我……不能死！」

黑金剛不耐煩地說：「你不會死的！只要你好好走，否則我把你丟了不管！」

船長努力掙扎著說：「我好好走，請你不要丟……下我！」

兩個人大步走過迴廊，船長一路哀吟：「我怎麼能死呢？我太太是選美冠軍……我兒子是天才……我……我不能死，請你救救我！」

黑金剛氣得用力捉住船長的雙手，搖晃著說：「混蛋！你怎麼配做太空船長？」

船長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我根本不想來……是我爸爸……他……他說這裡很安全……他要競選議長……」

黑金剛咬著牙，罵道：「窩囊廢！你聽著，待會由我來開口。你必須給我站直，否則客人一慌，不僅是你，大家都是死路一條！」

船長聽了，只是拼命點頭。當下黑金剛挾持著船長，轉個彎，走到舞廳門口。正好有個立式機器人舉著酒盤走過，黑金剛一把拉了過來，把酒盤丟到地上，將機器人的手臂塞到船長腋下，這才讓他站得又穩又直。

大廳中一片昏黑，水燈閃爍，樂聲震耳。幾百年來，不論什麼事物，都起了巨大的變化，只有這種最古老的娛樂，始終一以貫之。

黑金剛拉著船長和機器人，走到控制台上，關了音樂，打開大燈。一片錯愕聲隨之而起，但見男男女女個個衣衫不整，有的互相依偎，也有在地上互擁翻滾。人人眼光呆滯，動作遲緩，神智不清。

黑金剛一看，場中大約有六七十人。這類喜好池中運動的人，常常使用一些助興劑，稍一不慎，驚動之下，就會失神喪魄，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。他心裡早有準備，高聲對大家說：「各位貴賓，快樂丸不夠？」

「不夠！」有人喊著。

「好！劑量再加一倍。」他話才出口，效果立見，躺在地上的一個一個站了起來，努力地集中精神聽著。

「各位！逍遙丸用過沒有？」

「什麼逍遙丸？」

「最新發明，不過，僅限於在客艙裡使用。有興趣的人，請趕快回房，總共只有十盒，發完為止。」

眾人一聽，精神立振，紛紛轉向門口，一個個迫不及待要趕回房去。

卡門帶著一位女友，特意走到船長面前，準備炫耀一番。一見船長失魂落魄的德性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那位女士更是驚訝得尖叫了一聲。

卡門問船長說：「你怎麼啦？那個黑人是誰？」

船長還在發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黑金剛本來就一肚子火，這時忍不住對卡門大聲吼道：「少囉嗦！快給我回房去！」

卡門一見船長被一個機器人架著，便猜他是受到了挾持，立刻高聲喊道：「綁架！綁架！船長被綁架了！」

他這一喊，那位女士更是尖叫不止。原本四散的舞客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也跟著嘶喊，有的飛步跑開，有人則站在一邊狂呼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

這時，柔美的廣播聲又響起了：「各位來賓，請不要驚慌，本船沒有發生綁架事件，請各位安靜地回到客艙中。」

原來根據二〇二四協定，凡是人類自發性或無危險性的行為，電腦都不能干涉，只好從旁勸導。

但是此刻人心已經慌亂，理智失去了效用。尤其是在太空船上，一死，就是死無葬生之地。而一想到死，那種莫可名狀的恐懼，就如泰山崩頂一般，嘩啦一聲，連整個宇宙都翻轉了過來。每個人腳上立時增加了幾十匹馬力的動能，心臟有如十衝程引擎，口中咆哮著，人人見門就奪，遇路就搶。

一個影響一個，一群影響一堆，在遠處，光是聽到這種騷亂的聲音，就足夠讓人心臟跳到口中來。再一看每個人豕突狼奔的狂態，再冷靜的人，都會不知所措。於是一個跟著一個，四處胡衝亂跑。

甲板頂層原也聚集了不少人，當第一個人逃上來時，大家不過是看熱鬧。等第二、第三個……一個個慌不擇路、鬼哭狼嚎地跑上來時，人心已經失衡。就像爐火上燒開的沸水一樣，只要一開就不可收拾。人還沒來得及問發生了什麼事，兩腳的反應已經發動，大家開始忘命地狂奔。

這艘太空船前後不過一百公尺，頂層甲板就像一個小小的田徑場，大家跑來跑去，只不過是在走道上繞圈圈罷了！

衣紅和左非右正在下棋，禰白則和風不懼廝殺。最初，他們使用了隔音障，沒有聽到外面的騷亂。等到風不懼無意間抬頭一望，外面已是人仰馬翻、鳥散魚潰了。他推推禰白，指指人群。禰白一見，馬上大叫：「衣姐，快看！」

衣紅正在考慮一個劫子，懶得理他，說：「我知道！這是個連環劫！」

左非右笑著說：「我看妳麻煩大了！投降吧！」

衣紅瞪他一眼，說：「只有我叫你投降的份！」

禰白還要說，風不懼忙止住他，納悶地說：「你看這是賽跑嗎？」

禰白說：「我們賽跑時不作興說話，你看他們又笑又叫的！」

風不懼突然一驚，連忙取消隔音障，大吼道：「不是笑！是哭！衣紅！衣紅！」

他這一叫不打緊，外頭同時傳來人喊馬嘶的聲音，讓四個人一下子驚呆了。

禰白睜大了眼睛，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，拔腿就想逃。風不懼用力拉住他，大呼：「別慌，先看清楚再說！」

衣紅倒很鎮定，但也緊張得手心冒汗，說：「這該應了師父的話了吧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未必，那件事應在火星上。」

禰白求饒說：「風哥，咱們快走吧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往哪裡走？你不是發誓要保護衣姐的嗎？」他又指著人群說：「你看，這些人又跑回來了。」

果然，那些人早已不分東南西北，只是本能地跑著。有一位女士顯然已經體力不支，倒在地上，眾人視若無睹，毫不顧惜，一個一個就從她身上踐踏過去。

風不懼立刻衝上前去，把她抱了過來。又有一位摔倒了，左非右也將那人救了過來。頃刻之間，已經救了七八位，東倒西歪的躺了一地。

衣紅見其中有一人神智較為清楚，便問他道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那人滿臉迷惘地說。

一連問了好幾個人，沒有一個人知道為什麼要逃，但是都很擔心自己已經死了。

左非右又抱了一位女士過來，那女士稍稍喘過氣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嚇得尖叫不已：「見鬼了！我見鬼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」

左非右也嚇了一跳，雙手一鬆，女士跌在地上，手忙腳亂地爬了起來，東西不辨，登時飛也似的狂奔而去。

左非右此刻沒有化妝，果真如鬼魅一般，眾人見了，莫不心驚膽顫。

這些事都只發生在公共場合中，到頭來，也不過是一百多個人的情緒，大大地宣洩了一番。不久，電離罩修妥了，船長的勇氣回來了，旅客的神智也恢復了。

但是風波並未就此平息，一個民間團體——人性至尊會的四名成員，以及一些剛才被嚇得喪魂落魄的旅客，在孔無咎的率領下，來找船長興師問罪。

船長請他們到會客室中，先送上精美的茶點，並一再地道歉，承認作業有疏失。眾人並不領情，一個個都要求賠償。

船長說：「你們什麼都有了，生命也沒有受到威脅，還要賠償什麼？」

孔無咎說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們心理受到這樣重大的傷害，你怎麼能說生命沒有受到威脅？」

船長打圓場說：「就算看了一場災難影片，而且是身歷實境的，多有趣！」

孔無咎怒不可遏：「莫名其妙！你這是侮辱人！」

另一位旅客也拍著桌子，說：「你們這些官僚，都該殺頭！」

「你嘴巴乾淨點！在我的船上，我有管轄權！」船長也被激怒了。

拍桌子的那位站起身來，質問船長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

船長也站了起來，大聲說：「我當然知道你是誰！要不要看看你的錄影？」

那旅客一聽，變了臉色：「你怎麼能給我錄影？我有隱私權！」

船長說：「剛才你逃命的樣子，可是新聞！」

旅客說：「那是你們的錯！」

船長說：「在調查完成以前，你不能血口噴人！」

孔無咎忙站起來，把兩人隔開，說：「我們只要求賠償。」

船長說：「你說明白一點好了，賠償什麼？」

孔無咎說：「這趟旅費不算。」

船長冷冷地說：「這不是我的權責範圍，你找電腦當局申請去。」

孔無咎哼了一聲，說：「不要用這種話來搪塞！我知道這次一定是電腦的錯誤，你想他們會認錯嗎？」

船長說：「那你要怎樣？」

孔無咎挺直胸膛，提高音量：「我當然有辦法！我認識人類議會的重要人士。」

船長一聽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好極了，請吧，家父就是本屆的議會代表！」

孔無咎的腰又彎了，半信半疑地說：「真的？是哪一位？」

船長說：「老實說，一直到剛才，我還在懷疑要我這種花瓶船長做什麼？謝謝你，我終於瞭解了一句名言：『有什麼樣的人民，就有什麼樣的政府！』」

孔無咎討了個沒趣，氣呼呼地離開會客室，正與同行諸人商量，下一步要採取什麼行動時，忽然接到電腦的通話聲。他打開留

言告示，見對方是紀來之，立刻開啟了雙向屏立體影音系統。

雙向屏影音系統是一種雙向通訊設備，不僅能顯示，而且能透過傳輸系統，將環境訊息與對方的環境相整合。因為傳輸的無線電波是以光速進行的，光速每秒為三十萬公里，因此，每隔三萬公里，通訊的兩造就有0.1秒的電訊落差。在屏幕右下方有一顯時器，登錄因通訊距離所造成的電波延誤落差時間。

這時，太空船已經遠離月球，屏幕右下顯示：「電訊落差：八六·四秒」，表示通訊雙方約有八十六秒的落差。也就是說，雖然說話時語音是連續的，但是雙方對話的間隔，一來一往卻要等上兩分多鐘。有經驗的通訊者會充分利用這種落差，把八十六秒用完，這樣對話就能前後銜接。

只見紀來之站在一個會議廳中，後面或站或坐的，有數十個人。透過雙向屏，兩邊環境已經融合為一，就像個大型會議場。紀來之一見孔無咎身邊還有幾個人，高興地說：「好極了，你們都在，我這邊已談妥了，再過十分鐘，我們將與地球、火星各分會連線。你們快點準備，如果有新人參加，要鼓勵他們多多發言。」

孔無咎大喜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「我們成績不太理想，只吸收了六個人。不過，還有幾位正在接洽中，我們會繼續努力的。」

等了一分多鐘，屏幕上的紀來之才說：「才幾天，不錯了，十分鐘後見。」

孔無咎略一思索，對旁邊一個小個子說：「你負責把人找齊，我們在頂層甲板上召開會議，讓大家見識見識。」

頂層甲板上已有三十多位旅客，孔無咎一到，先選了一個人少的角落。再按照程序，向電腦當局申請，要在那裡舉行「開放性會議」。

立刻，一個莊嚴的會堂出現了，這是一個環形的會場，正中央是以月球基地為主的分割螢幕，左側是地球各分會，一共有十幾處。右側則是太空船上的臨時會場，以及火星三個分會會場。

這種會場最大的特色是，每當有人發言，其立體影像便即時出現在環形中心處，即聚焦所在。若發言者超過一人（這種情形非常普遍），聚焦屏幕便自動分割，並且隨著人數的增加而縮小比例。據統計，聚焦中心如果超過四個人，就很難引起觀眾的注意。因此，一般大型會議經常有發言人數的限制，這次聚焦屏上也書明：三分鐘一人。

會堂一出現，果然吸引了全場的目光。會堂中央掛有一行四個大字，寫的是漢字：「以詩會友」，但是每個人的私用電腦，都及時傳譯成母語。在這行漢字之下，還有一行註腳：「以中國古詩會友，請不要拘泥於翻譯系統的解釋，謝謝。」

語文翻譯系統在研發之初，本是各行其是，沒有一定的規範。「自然語言」開發成功後，發明人為顧及全人類的利益，曾宣佈放棄專利，以期與大家共享。孰料人心貪婪，人智愚昧，一些業者為了私利，便擅自篡改，作踐發明人的善意。

直到二〇一六年，世界人文基金會成立，在發明人授權下，全力尋求人工智慧最理想的實施方案。由於利益實難擺平，經過六、七年的折衝，在語文傳譯系統上，終於選定了美國柏克萊大學的範本。

經過多年的應用改進，這套範本在對話上效果甚佳。但在詩歌上則讓人不敢恭維，所以才會出現前述的註腳。

文祥等人還在電腦室處理那個訊號，突然聽到擴音器廣播：

「各位旅客，甲板上現在舉行以詩會友大會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。」

千奇說：「怎麼樣？我蠻喜歡詩文的，去看看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些工作怎麼辦？」

千奇說：「這是電腦的拿手好戲，他們會用各種排列組合，尋找其中的規律。」

文祥向電腦交待清楚了，便與千奇、百怪二人走上甲板，這時會議才剛剛開始。

在雙向屏右下方，通訊落差已增至八七·六秒，而且每過五十秒，就會增加一個小數點的落差。然而對這種類型的會議而言，通訊落差完全不是問題，這表示任何一方都有足夠的時間，一方面思考，一方面等待別人提出意見。

整個會場看上去約有數千人，聚焦屏上，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，正在朗誦一首詩，是唐人孟浩然的〈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〉：

「夕陽度西嶺，群壑倏已暝，松月生夜涼，風泉滿清聽。」

樵人歸欲盡，煙鳥棲初定，之子期宿來，孤琴候蘿徑。」

這首詩如果就文字表面看來，指的是一個人黃昏天色、松月風泉中，等候良朋的到來。可是，對有心人而言，其中隱含的意思就可能天南地北，互無交集了。

比如說，滿足於當前環境的人，會把夕陽晚景當作美麗安祥的註腳；而心懷不滿者，則認為是黑暗到來的前奏。松月加夜涼，可以代表瀟灑自在，也可以象徵痛苦淒涼。風泉清聽，是一種享受，又何嘗不是噪音？尤其對一些人來說，正是忠言逆耳，良藥苦口！

上半段只是介紹情景發生的因素，下半段就闡明宗旨了。樵人之歸，煙鳥之定，當然指的是必然的結果，既然要等待必然的結果，也就是良朋的到來，就需要大家共商大計，至於是什麼大計呢？那更是人見人殊了。

老者吟唱完畢，鞠躬退下，全場響起一陣掌聲。但聞場中人頭搖晃，有人獨自低吟，也有人交頭接耳，相互討論。

屏幕上又出現了一位老者，只聽他吟道：

「在下楚人斯與，送上韋應物之〈滁州西澗〉，希笑納。」

獨憐幽草澗邊生，上有黃鸝深樹鳴。

春潮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」

這首古詩言簡意賅，是說：我很同情那些寄生在澗邊的水草，就像苟且偷生的百姓。我也知道樹上有高鳴的黃鸝，唱著入雲的高調。可是，黑夜的春雨狂暴急劇，在自然的威力下，那些沒有人照料的渡船，難免會被沖離岸邊，橫在江中。

這位老者顯然是在替自己辯護，意指世事一任自然，何必多管！

這一來，台下哄然一陣騷亂，有人拍掌，有人叫罵。馬上有個二十來歲的妙齡女郎按鈕要求回應，當然，在這個時代，實在無法用外表判斷任何人的年齡。只是在這種場合，年齡代表了功力的高低，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，能有多少閱歷，是很令人質疑的。

「司天琴，上海人，今年七十有三。」她才說完，立即引來哄堂大笑。司天琴也笑了笑，繼續說：「我送上一首韓翃的〈寒食〉，以就教斯與先生。」

「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御柳斜。」

日暮漢宮傳蠟燭，輕煙散入五侯家。」

這首詩的意思很曖昧，可以罵人上樑不正下樑歪，也可以說是回應斯與的「野渡無人舟自橫」。當然，此詩本來是以景喻事，用正常的表象，暗罵看不見真相的人。春天哪裡沒有花？是正面的，假如到處飛花，也就表示春天到了，春到了就發春，這可不是好話。寒食節在清明前，本為紀念有氣節的介之推，不料宮苑中的楊柳被吹歪了。吹歪了是種現象，但在聯想上與介之推未及格不入。晚上漢宮裡傳蠟燭，輕煙竟然散佈到五個被封為侯的宦官家中。

韓翃是唐朝人，他指漢宮是暗罵唐皇，皇宮裡燈火通明，皇帝只顧與宦官同樂。沒有寫出來的是不顧民間疾苦，看不見是無知，知而不顧則是無德。

以一位女士，用這麼細膩的手法，繞著彎罵那些醉生夢死的人。一時人心大快，場中到處有人叫好。

停了半晌，一直沒有人再出場。文祥乘機問千奇道：「我詩文的程度不夠，剛才那首我不知道是在捧誰？」

百怪搶著說：「在罵先前那位老先生。」

千奇說：「錯！是在罵我們。」

百怪說：「我們又沒有得罪她。」

千奇說：「漢宮指電腦，我們是五侯，五侯是我們這些宦官。」

百怪還要說，又有一位女士出場了，不僅年輕貌美，還是位白種人：

「我叫瑪莉露絲，漢學還不夠精通，但也想來湊湊熱鬧，孟浩然的〈春曉〉說：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謝謝！」

她退下了，全場響起一片掌聲，歷久不衰。

這首詩很明顯，意在請教各位，吵吵嚷嚷的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？

立刻就有人上台了，又是一位女士，出人意料之外的，是一位老婦人。她一出現，全場立刻又是掌聲一片，畢竟能以真相示人的，總是值得尊敬。

「老婦姓甄名不朽，今年八十又有九；有勞瑪莉問落花，在此特選詩一首。詩是李商隱的〈隋宮〉，時代是當今。

乘興南遊不戒嚴，九重誰省諫書函？

春風舉國裁宮錦，半作障泥半作帆。」

這首詩描述一段歷史，如果把當今比作隋朝，意思就再明顯不過了。詩名隋宮，是隋煬帝在江都所興建，供娛樂消遣的行宮。行宮既建，皇帝當然淫樂不休。賢良之士，紛紛進諫，皆遭誅殺。以致流風所及，全國人民不事生產，只顧玩樂。

接著，又有一位男士，慷慨激昂地高唱杜牧的〈泊秦淮〉：

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
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」

也有人不同意，用無名氏的〈雜詩〉，建議少找麻煩：

「近寒食雨草萋萋，著麥苗風柳映堤。

等是有家歸未得，杜鵑休向耳邊啼。」

更有人提出另類看法，說這樣做有什麼用呢？他引用的是陳陶的〈隴西行〉。

「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。

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深閨夢裡人。」

文祥半懂不懂，千奇與百怪則爭論不休，會議進行了一個多鐘頭。最後千奇說：「不必擔心這些人，不管他們說什麼，又有幾個人真懂呢？老實說，真要反對電腦統治，大可站出來，痛快地說『不』就是。」

百怪說：「誰敢說？人類社會時興秋後算帳，電腦記憶力又強，可怕！」

「問題在，電腦犯了什麼重大的錯誤呢？只要說得出來，錯一定都在人自己。」

「老怪又錯了。」百怪永遠有反面意見：「人哪裡有錯？若能認錯，還有問題嗎？當然是電腦錯！」

文祥接口道：「這點我倒不大同意，有了錯誤當然會承認的，我看是不知道吧！」

百怪說：「老弟，這個你就不懂了，今天這個時代，你想犯錯還不太容易。但在電腦接管以前，犯了錯是要受處罰的。我當年待的一個小地方，小得連地圖上都找不到，但是人人自以為有天那麼大。任何人犯了錯，都有個公式可解：第一步是招待記者，否認加保留法律追訴權；第二步是含糊主題，讓人看得霧煞煞；第三步則是反咬對手，抹黑大家，威脅一起同歸於盡。長時期的習慣已經養成，如今要他們不推卸責任，難也！難也！」

千奇反駁道：「你說的是那個黑暗時期，今天不管任何人做了什麼，電腦都有記錄，證據齊全，誰賴得掉？」

百怪兩眼一翻：「違心論！不相信咱們可以求證一下。」

千奇問：「怎麼求證？」

百怪對文祥說：「老弟！你老實說，我和老怪兩個人，誰是誰非？」

文祥一下子楞住了：「這與是非有關嗎？」

百怪說：「當然，我認為他錯了，他卻不肯承認！」

千奇說：「奇怪！我哪裡錯了？」

百怪說：「你看！這不是是非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看不出你們誰是誰非。」

百怪說：「不然是你不願說誰是誰非。」

文祥急了，說：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

百怪便對千奇說：「老怪，你就認錯吧！你賴不掉的！」

千奇說：「笑話！你告訴我，我錯在哪裡？」

百怪笑道：「老實說，我也不知道！我更不知道的是，怎麼會有那種老不死的，把對錯看得黑白分明！」

千奇一把抓住百怪，狠狠地說：「好哇！現在可有證據了，快認錯！」

百怪一臉茫然：「我哪裡錯了？」

千奇說：「你捧我做『老不死』！老實說，我還不夠格！」

百怪大笑：「我捧你？別臭美啦！聽清楚點！我是在罵你！」

輪到千奇笑了：「怎樣？不打自招了吧？」

百怪回想一下，果然犯了口忌。他馬上打自己一個嘴巴，說：「我的確錯了，錯在得意忘形！」